

但丁俱乐部 THE DANTE CLUB

[美] 马修·珀尔 (Matthew Pearl) 著

王彦华 梁豪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Dante
Club

但丁俱乐部

[美] 马修·珀尔 (Matthew Pearl) 著

王彦华 梁豪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但丁俱乐部/[美]珀尔(Pearl, M.)著,王彦华,梁豪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书名原文:The Dante Club

ISBN 7-208-05628-5

I.但... II.①珀...②王...③梁... III.长篇小说—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4580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台令娟



世纪文景

但丁俱乐部

[美]马修·珀尔 著

王彦华 梁豪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1.5

插页 1

字数 357,000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208-05628-5/I·215

定价 22.00 元

THE DANTE CLUB by Matthew Pear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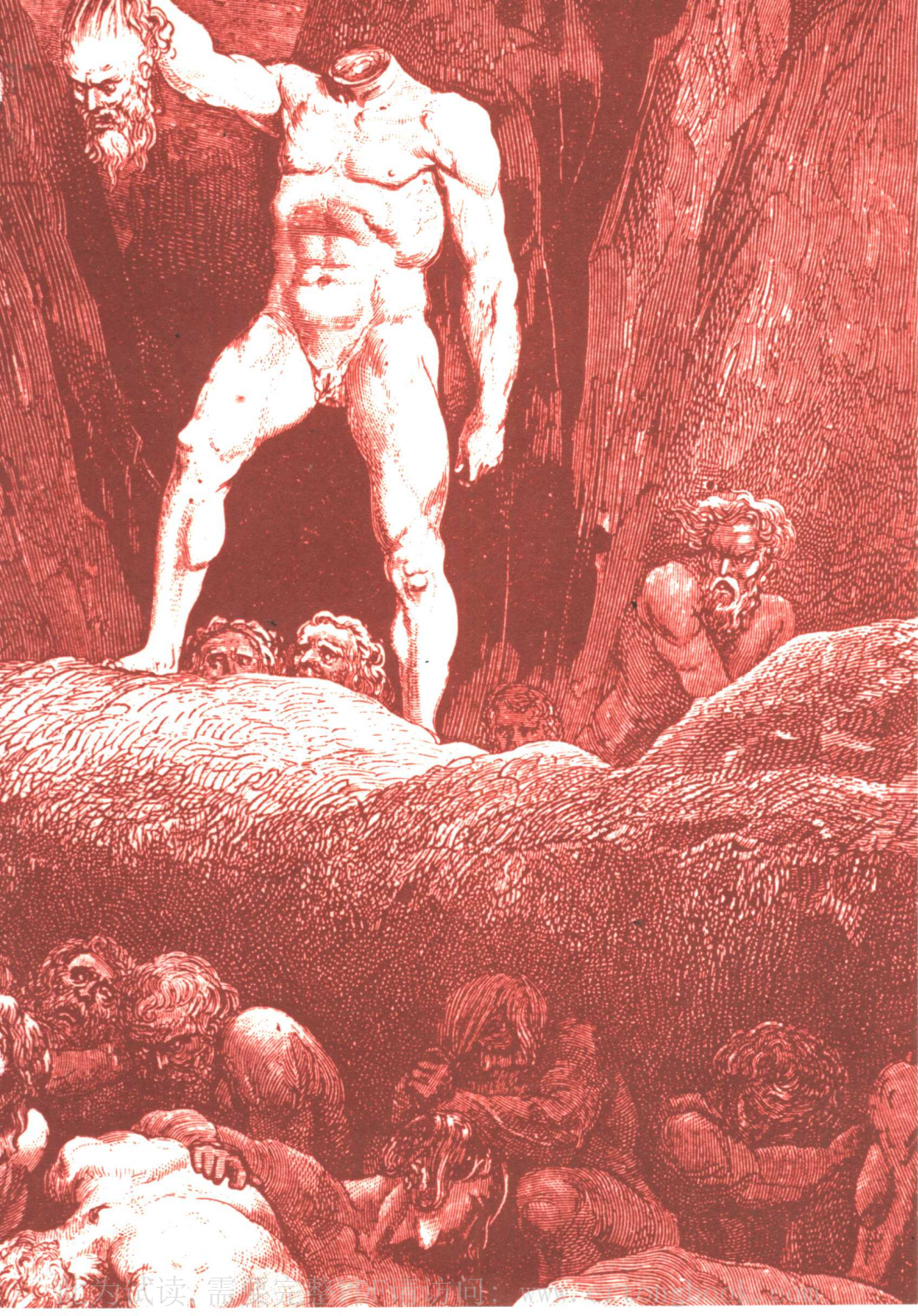
Copyright © 2003 by Matthew Pearl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5

By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 H E D A N T E

第一 歌



第一章

约翰·库尔茨，波士顿警察局局长，夹在两位女仆中间，深深吸了几口气来让自己坐得舒服些。一旁，那个发现尸体的爱尔兰女仆在哀泣着念祈祷文，她的夹杂着嚤嚤啜泣的天主教祷词听上去有点陌生，也实在听不明白，听得库尔茨寒毛直竖；另一旁，是爱尔兰女仆的侄女，她一声不吭，神情绝望。客厅里有的是椅子和长沙发，可这两位妇人偏要挤到客人身边来招待他。她们一屁股坐在局长两旁，铺着黑垫布的长沙发椅立即格格作响，库尔茨连忙牢牢端稳茶杯，生怕茶水晃出来。

身为一局之长，凶杀之类的事儿库尔茨见得不少，但也不致习以为常——尽管一年之内总归有那么一两次，至于引人注目的大案要案，波士顿却是一年到头都难得发生一起的。加之被害者大多是社会底层的无名之辈，自然无须劳动局长大驾前去慰问。局长这人性子急躁，没有耐心，不管怎么说，安抚遗眷这档子事他真不在行。副局长爱德华·萨维奇，还偶尔写点诗呀什么的，指不定他干这事拿手些。

这事——库尔茨局长只忍心用“这事”来指称那个骇人事件——却远不是一桩凶杀案那么简单；相反，这事可能会改变市民生活。要知道，被杀害的可是波士顿的社会名流，一个上等人，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一神派信徒，新英格兰上流社会的座上客。更令人惊骇的是，受害者本人竟然是马萨诸塞州法院的最高法官。“这事”也不仅仅是把人杀死了事（凶杀有时就是这样，单纯的丧命简直算得上不幸中的万幸了），还几乎弄得这位法官大人尸骨无存。

他们在大橡树园最好的客厅里等待着的那位妇人，收到电报后，乘坐最早的一班火车从普罗维登斯赶回来了。列车拖着头等车厢慢悠悠地向前移动着，全然不顾她的焦急，虽然与以往一样，她头脑中已是一片模糊不清的空白。她跟自己打赌，跟上帝打赌：要是她到家时家庭牧师还没有来，电报上说的肯定就是错误的。她含混不清地打这个赌其实没多大意思，可她必须给自己一线希望，一根稻草，免得自己晕死过去。埃德娜·

希利双目无神，眼光茫然，心中一片恐惧和惊慌，几乎要精神崩溃了。一走进客厅，她就只顾抚摸牧师，一见牧师不在便激动得心里怦怦直跳，来不及多想就以为自己赌赢了。

形容邈邈的库尔茨局长见到埃德娜·希利进来，不由得浑身一哆嗦，浓密的胡须上粘着的芥末渣儿都落了下来。在赶往大橡树园的路上，他琢磨过如何跟这位新寡开口：“夫人，非常抱歉发电报催您回来。考虑到大法官希利……”不行，这个开场白不合适。“我们觉得最好是在这儿，您知道，您本人的宅子里，您最自在的地方，向您解释这不幸的事。”他觉得这个开场白比较爽快。

“您发现的不可能是希利法官，库尔茨局长。”她说道，随即请他坐下，“很遗憾，您发电报实在是多此一举，你们肯定搞错了。我们母子三人去普罗维登斯走亲戚的这几天里，大法官一直待在，现在也还待在贝弗利安安心心地工作。他要到明天才回来。”

库尔茨可不想直接反驳她。“您的女仆，”他指着两名女仆中块头较大的那一个说，“发现了他的尸体，夫人。在房子外面，靠近河边。”

内尔·兰尼，就是那个女仆，为着自己发现了尸体而诚惶诚恐地痛悔起来，甚至没有注意到她的围裙口袋里还有几条带血污的蛆。

“看来事情发生在几天前。我想，您丈夫根本没有去乡下。”话一出口，库尔茨就担心自己说得太直率了。

埃德娜·希利慢慢哭泣起来，像家里死了宠物那样——先是一怔，然后伤心起来，但克制着自己不发怒。插在她帽子上的黄褐色翎毛一上一下地抖动着，很有弹性，很是庄严。

内尔关切地望着希利夫人，然后以一种大慈大悲的口吻说道：“您可以晚些时候再过来，库尔茨局长，如果您愿意的话。”

听到女仆这么吩咐，约翰·库尔茨心中窃喜，努力摆出一副应景的严肃表情，拔腿就向警用马车走去。他新换的车夫，一位年轻英俊的警官，见到局长过来，连忙放下了马车的踏板。其实没有必要这么匆忙，暴跳如雷的市议员和林肯市长此时正在总局商量如何处理这事，市长还面授机宜，指示他不要大张旗鼓地搜查赌窝和娼寮，省得报纸趁机大做文章。

库尔茨还未走多远，猛然传来了一声凄厉的尖叫，直震得希利家的十几个烟囱轻微回响。库尔茨转过头来观看，脸上带着不明智的冷漠，只见埃德娜·希利奔了过来，饰有翎毛的帽子飞了出去，头发随风乱舞。她跑

上前台阶，抄起一个带花纹的乳白色东西径直朝局长的头扔了过来。

库尔茨日后还忘不了这一瞬间——似乎他能为制止灾难发生而做的就是眨眼。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阿蒂默斯·普雷斯科特·希利的遇害已经叫他焦头烂额了。死亡本身并不可怕。在1865年的波士顿，死神的影子依然随处可见：婴儿疾病，肺结核，各种叫不上名字的致命热病，无法控制的火灾，吓得市民四处奔逃的骚乱，使大量年轻妇女丧命的难产——似乎她们根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更何况，一场持续到六个月前才结束的战争，就把波士顿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个写在送给家人的饰有黑边的死亡通知单上的名字。可是，某一个人死于一场处心积虑、荒乎其唐的——或者说，精心策划又毫无来由的谋杀，死于一个未知的……

库尔茨踩到大衣衣角打了一个趔趄，摔倒在洒满阳光的柔软的草地上。希利夫人扔过来的花瓶，碰在粗壮的橡树上（据说这块庄园就是由这片橡树林得名的），撞得粉碎，蓝色的碎块，乳白色的碎块，散落一地。这种事情，恐怕真应该派副局长萨维奇来处理，库尔茨心里想。

尼古拉斯·雷，库尔茨的车夫，伸手扶局长起来。拉车的马喷着鼻息，在车道的另一头人立而起。

“他没有干伤天害理的事！我们都没有！不管他们对您说了什么，局长，我们不该遭这个难！我们根本就不应该！现在我孤孤单单一个人了！”埃德娜·希利举起握紧的拳头，叫嚷道，“我知道是谁干的，库尔茨局长！我知道是谁！我知道！”听了这话，库尔茨大吃一惊。

埃德娜·希利不停地尖叫，内尔·兰尼伸出粗壮的胳膊搂住她，用“嘘”声制止她，安慰她，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就像多年前抱希利的孩子一样。埃德娜伸出双手又抓又推，唾沫星子四溅，见此情状，英俊的下级警员雷只好上前制止。

发泄一通之后，这位新寡的妇人把头埋在女仆那罩着宽松黑短衫的丰满胸脯上，总算安静下来了。

这幢老房子从未像现在这般寂静。

埃德娜·希利动身回娘家去了，这在她是常事；她娘家在普罗维登斯，就是勤劳的沙利文一家。她丈夫则留在家里处理波士顿最大的两家银行之间的财产纠纷。法官像往常一样深情地跟家人低声道别，待到希

利夫人一走远，他就宽宏大量地打发佣工回家了。他的妻子没有仆人就什么都干不成，希利倒是喜欢独处片刻。何况，他有时爱喝上一杯雪莉酒，可是得防着仆人，要是给他们发觉了这种违反禁酒令的行为，必定会报告给女主人——他们爱他，但更怕她，怕得要命。

次日他将启程去贝弗利，在宁静的事务所里过周末。下一件案子要到星期三才开庭审理，那时他可以乘火车返回波士顿，回到法院。

希利法官根本不会在意，不过内尔·兰尼，这个背井离乡来到他家做了二十年女佣的爱尔兰人，却清楚整洁的环境对于大法官这样的大人物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内尔星期一就回来了。就是在这一天，她发现了壁橱旁干透的血渍，在楼梯口又发现了拖形血迹。她猜测某只受伤的动物钻进了房子，然后又必定从原路钻出去了。

后来她发现客厅的窗帘下面有一只苍蝇，便打开窗户，嘴巴里发出尖锐的嘘声，挥舞着羽毛掸子，把它赶走了。但擦拭桃花心木的长餐桌时，它又出现了。她心想，必定是那个新来的黑人厨娘，清扫厨房时粗心大意，没有把面包屑打扫干净，结果把苍蝇给招来了。逃入北方的黑人——她就是这么固执地看女自由民——根本不在乎是不是真的清洁，只要看上去还算干净就行了。

在内尔听来，那只苍蝇的嗡嗡声就像火车头发出的声音一样刺耳。她卷起一本《北美评论》拍死苍蝇。被拍扁的苍蝇个头有家蝇的两倍大，蓝青色的躯干上有三圈黑斑纹。这个样子真奇怪！内尔·兰尼嘀咕着。要是希利法官见到了这只苍蝇的头，他肯定会嘟嘟囔囔赞赏一番，才把它扔进废纸篓的：两只鼓凸的眼睛几乎有躯干的一半大，黄澄澄的非常惹眼；它们发出奇特的橙色或许是红色的光，介乎橙红之间，又黄又黑的。那是铜色，涡状火焰般的铜色。

次日早晨，她回来打扫楼上。刚一进门，一只苍蝇就飞矢般从她鼻尖一掠而过，惹得她勃然大怒。她拣出法官的一本又厚又重的杂志，追打着苍蝇上了主楼梯。内尔一向是走仆人专用楼梯的，房子里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也不例外。不过现在事出无奈，只好从权了。她脱掉鞋子裸着一双大脚，轻轻踩着楼梯上温暖的地毯，追踪苍蝇进了希利的卧室。

苍蝇鼓着两只亮晶晶的眼睛，发出刺耳的嗡嗡声；蝇身骤然弓起，像一匹马摆好架势准备飞奔。这一刹那，她恍惚看到苍蝇长着一张人脸。内尔怎会知道，耳旁这单调的嗡嗡声竟是多年来的平静生活的结束曲？

她扑过去，举起《北美评论》拍打着落在窗户上的苍蝇。就在她朝苍蝇扑将过去的时候，有个东西缠在她赤裸的脚上，让她打了个踉跄。她抬起那个缠结成一块的东西，原来是一整排人的上牙。

她立即放下牙齿，必恭必敬地站着，似乎那排牙齿会指责她的冒犯。

其实那是一套假牙，是纽约一个有名的牙医给希利法官精心制作的。对于这套假牙，希利很是得意，总喜欢在人前炫耀它出自何人之手，大谈特谈他的假牙让他在法官席上显得如何精神。这套假牙有点崭新异常，戴在口中就像嘴唇间夹着夏日阳光般亮得刺眼。

内尔用眼角余光一瞥，发现地毯上凝结着一大摊血，仿佛一张薄饼；一小堆衣裳在血块旁边整整齐齐地叠放着。对于这几件衣服，内尔·兰尼再熟悉不过了，就像对她自己的白围裙、黑短衫和有皱褶的黑裙子那样。法官的衣袋和袖子上的针线活几乎都是她做的；学院街有一个极好的裁缝叫兰德里奇，可法官除非迫不得已已是极少向他定制新衣服的。

女仆下楼去穿鞋子时才发现楼梯的扶栏上溅着斑斑血点，由于楼梯上铺着红丝绒地毯，这些血点不容易察觉。透过客厅里的椭圆形大窗户，内尔瞧见本该极其洁净的花园里有一大群苍蝇，决定出去察看一下。这座花园的地势倾斜，与草地相连，再过去是树林和干燥的田野，隐约可闻查尔斯河的潺潺水声。

苍蝇聚集在一堆垃圾上方。浓烈的气味扑鼻而来，呛得她直掉眼泪。内尔推起一辆独轮车，想起了希利家准许小马倌在草地上牧养的那头小牛。不过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小马倌和那头小牛都已经长大，离开大橡树园了，惟有这片园子依然如故。

苍蝇都是内尔才刚见过的眼睛鼓凸的那种，还有对于任何东西的腐肉都疯狂痴迷的大黄蜂。苍蝇、黄蜂已经不少，但数量更多的是一大群窸窣蠕动的白色肉球，一群尾部尖细的蠕虫。它们紧紧贴在一个东西上蠕动着，不，不仅是在蠕动，还在劈啪作响，挖洞，钻洞，相互吞食……这一大堆带着白色黏液的可怕的蠕虫下面究竟有什么？垃圾堆的一头似乎是低矮多刺的栗树丛和几条乳白色的……

垃圾堆上插着一面破烂的白色旗子，微风吹来，旗子东一飘西一荡，没个定向。

内尔顿时起了好奇心，禁不住要去搞清楚这附着一大堆虫子的究竟是什么，同时心惊胆战地祈祷她将要发现的是小马倌的小牛。怕是怕得

要命，她还是忍不住要看个仔细：那是一具裸尸，背部很宽，微微有点驼，雪白肥硕的屁股连着两条短得跟整个躯体不相称的腿，一左一右叉开着，上面爬满了不断蠕动的豆子形状的白色蛆。一大团密密麻麻的苍蝇，足足有几百只，恋恋不舍地在空中盘旋着。尸体的后脑勺完全被蠕虫覆盖，这些白色的虫子何止几百条，多到了数以千计的地步。

内尔一脚踢开虫堆，把法官拖进手推车里。她一手推着车，一手扶着法官赤裸的躯体，走过草地，经过花园，穿过大厅，进了法官的书房。她把法官放倒在一堆法律文件上，用自己的膝盖托住他的头。大把大把的蛆下雨一般从法官的鼻子、耳朵和松垮垮的嘴巴里掉下来。她撕扯着尸体后脑勺上的蛆，那些蠕动的小肉条热乎乎、湿漉漉的，还泛着粼粼冷光。她逮住了几只跟随她进屋的两眼晶亮的苍蝇，复仇似的用巴掌拍死它们，一只接一只地撕裂它们的翅膀，随手乱扔，扔得满书房都是。想起这所见所闻，内尔禁不住放声长号，恸哭声有如鬼哭狼嚎，响彻整个新英格兰。

隔壁马厩里出来两个马夫，看见内尔干嚎着从书房里爬出来。

后来，埃德娜·希利从女仆口中得知她的丈夫是在兰尼怀中呻吟着死去的，就立即冲出去往警察局局长身上扔了一只花瓶。她无法接受她丈夫在临死前还神志微存地忍受了四天折磨。

希利夫人自称知道是谁杀害了她丈夫，其实她的话是非常含糊的。“是波士顿杀害了他。”那一天的晚些时候，她抑制住颤抖的声音对库尔茨局长说，“整座城市都令人厌憎。它活生生吞噬了他。”

她坚持要库尔茨带她去看尸体。验尸官的副手们不得不把附着在尸体内的蝇蛆的尖嘴一个一个地割开，花了三个钟头才把那些四分之一英寸长的螺旋形的蛆清除干净。虫蛀的烂肉被割下来装了一袋又一袋；尸体的后脑勺肿得厉害，似乎还在随着蛆一起跳动。鼻孔几乎分辨不清了，腋窝也被吞吃掉了。由于没有假牙支撑，整张脸松弛凹陷，如同废弃的手风琴。但是最叫人羞辱的，最叫人可怜的，并不是尸体的支离破碎，甚至不是它被密密麻麻的蛆虫、苍蝇和黄蜂吞噬这个事实，而是他全身赤裸。人的尸体有时候怎么看都像是一根刻着人头的分叉的萝卜。希利法官身体上的某些部位，决不是要裸露出来给别人看的，除了他妻子。

待在验尸官的阴冷发霉的房子里，埃德娜·希利突然产生了这么一个念头，而且就在那一刹那间她明白了做寡妇意味着什么，一种荒唐的嫉妒油然而生。她骤然伸出一只手，抄起一把搁在架子上的验尸用的锋利

剪刀。库尔茨见状，立即想起了那只花瓶，踉跄着后退，撞在验尸官身上，弄得验尸官大惑不解，嘴里骂骂咧咧的。

埃德娜蹲下来，温柔地从法官乱蓬蓬的头发上剪了一丛下来。她的宽大的长裙铺散开来，几乎要铺满这个小房间的角角落落了。这个瘦小的妇人拉开尸体上的盖罩，从头到脚看着那冻紫的尸体，一只戴着薄纱手套的手紧握着刀片，另一只手抚摸着剪下来的头发，浓密干枯得像一团马鬃。

“唉，我还从未见过有人被虫子吞噬成这个样子。”在停尸间里，库尔茨含糊糊地说道。他的两个手下已经护送埃德娜·希利回家去了。

验尸官巴尼豪特长着一个形状怪异的小脑袋，暴着一对龙虾眼，模样凶巴巴的；鼻孔里还各塞着一个棉球，撑得有常人的双倍大。

“蛆！”巴尼豪特笑着说，牙齿都露出来了。掉在地上的白色豆形物扭动着，他弯腰拾起一只放在掌心，那只蛆在他胖乎乎的手掌上不断挣扎。他随手把蛆扔进焚化炉中，嘶的一声就烧成了一根小黑炭，然后只剩下一缕青烟了。“按习俗，是不能暴尸野外的。不过，我们的希利法官引来的那些长翅膀的暴徒，在弃之野外的绵羊或者山羊的尸体上确实很容易见到。”实际上，真正令人惊骇的是，希利被丢弃在院子里有四天之久，在这四天里，他体内孳生了大量的蛆，可惜巴尼豪特知识有限，认识不到这一点。验尸官是出于政治原因而被安排到这个职位上来的，而这个职位不需要有什么专门的医学知识或专门的科学技术，只要不怕跟死尸打交道就成。

“把尸体拖进房子的那个女仆，”库尔茨解释说，“在设法清除伤口中的虫子的时候，觉得她看见了，我想我不晓得怎么……”

巴尼豪特咳嗽着，示意库尔茨往下说。

“她听到了希利法官临死前的呻吟。”库尔茨说，“她是这么说的，巴尼豪特先生。”

“噢，极有可能！”巴尼豪特漫不经心地笑了起来，“局长，苍蝇的蛆只能在已经死亡的组织中存活。”他解释说，雌苍蝇喜欢找家畜的伤口或者是腐败的肉类，筑巢产卵。要是碰巧找到了活人身上的伤口，而这个人昏迷不醒或者无力赶走它们，它们也可能在上面产卵，但这些蛆摄食的只能是已坏死的肌肉组织，也就是说，几乎没有什么危害。“头部伤口肿到了两倍甚或三倍大，这意味着组织已全部坏死，意味着在那些虫子来吞噬他

之前，大法官早已死透了。”

“这么说来，脑袋上挨的这一记重击，不仅留下了伤口，”库尔茨说，“还要了他的命？”

“噢，极有可能。头部的这一击非常有力，把他戴的假牙都震脱了。你说是在院子里发现他的？”

库尔茨点点头。巴尼豪特推测这起凶杀并非出于预谋，倘若真是谋杀，一般会用到某种东西，比如手枪或者斧子，以确保谋杀成功。“最起码得有一把匕首。不，这似乎更像是普通的人室行窃。窃贼在卧室里用棍棒击打大法官的头部，打得他失去了知觉，然后把他扔到屋外，省得他妨碍自己在房子里四处搜寻贵重的东西。大概窃贼根本没料到希利会伤得这么严重。”他说道。听语气，他对那个估计错误的窃贼几乎动了同情心。

库尔茨盯着巴尼豪特，目光里透着一丝不以为然。“可是，房子里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丢失。还有更奇怪的。大法官身上的衣服被剥光了，连内裤都没剩下，整整齐齐叠放在一旁。”他大声咳嗽着清清嗓子，好像他的喉管被踩住了，“钱包、金表链、表，全都放在衣服旁边！”

巴尼豪特瞪着一双龙虾眼望着库尔茨，“他被剥光了？而且东西一件不少？”

“这完完全全是一种疯狂的行为。”库尔茨说。这个事实总是一再让他震惊，现在已经是第三或者第四回了。

“不妨考虑一下这个！”巴尼豪特大声说，一边游目四顾，似乎想找到更多的听众。

“你和你的副手对此要绝对保密，这是市长的命令。你知道的，对吧，巴尼豪特先生？不能泄漏半个字！”

“噢，极有可能，库尔茨局长。”话音未落巴尼豪特就笑了起来，简直像个孩子，“唉，老希利生前可是一个大胖子，要拖动他得力气大。起码我们可以肯定这不是那个伤心的寡妇干的。”

在大橡树园，库尔茨用一大通情之所至、理有固然的话，解释说破案得有一段时间，在水落石出之前，决不能让公众知悉这桩凶杀案。任他费尽口舌，埃德娜·希利仍然毫无反应，负责楼上房间的年轻女仆过来给她围了一面床罩。

“您知道，要是我们身边有个马戏团似的新闻界激烈抨击我们的工作

方式，我们还能发现什么呢？”

她的眼睛，平素是灵活敏锐的，现在却一动也不动，溢满悲哀。甚至那几个平素极怕见到她训斥时的可怕表情的女仆，也为她现在这个样子担心得哭起来，其悲切不亚于她们哭希利法官的死。

库尔茨心里也很是害怕，几乎要放弃自己的要求了。他注意到，希利夫人一见到内尔·兰尼端茶进来，就紧紧闭上了眼睛。“巴尼豪特先生，就是那位验尸官，说您的女仆相信她发现大法官的时候他还活着，从科学上来看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一种幻觉。因为，巴尼豪特根据蛆的数量判断出大法官那时已去世多时了。”

埃德娜·希利睁开眼睛扭头看着库尔茨，脸上露出探询的神色。

“事实上，希利夫人，”库尔茨恢复了信心，接着说，“蛆生来只吃坏死的肌肉组织。坏死的，您知道。”

“这么说他被抛到野外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没有遭受痛苦？”希利夫人结结巴巴地问道，像是在祈求。

库尔茨坚定地点点头。他离开大橡树园之前，埃德娜·希利把内尔·兰尼叫进房里，吩咐她不得再提起这最恐怖的一幕。

“可是，夫人，我知道我……”内尔一边说一边摇头，声音却逐渐小了下去。

“内尔·兰尼！不要把我的话当耳边风！”

接下来，为了报答局长，寡妇同意暂不透露有关她丈夫之死的详情。

“不过您必须，”她抓着他的上衣袖子说，“您必须发誓查出凶手。”

库尔茨连连点头，说：“希利夫人，我们警察局正在动用现有的一切资源，准备……”

“不。”她苍白的手紧紧抓着他的上衣，看那架势，就算他现在离开这个房间，她也会继续抓住他的袖子不放，“不，库尔茨局长。不是着手准备。是完成。是查出凶手。您对我发誓。”

他不给他留一点儿回旋余地。“我发誓我们会办到的，希利夫人。”他本想言尽于此，可他心里实在是一点儿底都没有，便忍不住要把内心的犹疑透露出来，“用某种方法。”

在新街角，诗人们的出版商 J. T. 菲尔兹，窝在办公室窗前的椅子上研读朗费罗挑选出来供今晚讨论的诗篇，一位低级职员进来通报有客来

访。身材瘦长的奥古斯塔斯·曼宁原本是在大厅里等着的，现在他穿着挺括的双排扣常礼服的身影却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口，他有些神情恍惚，似乎对于自己如何到了这座位于特雷蒙特街、翻新不久的大楼的二楼，还是懵然不解。

“这地方看起来很豪华，菲尔兹先生，非常豪华。不过在我眼中，您始终是旧街角的那个低级合伙人形象，和一群作家聚集在绿门帘后面，唠唠叨叨地说教。”

事实上，菲尔兹如今已经是高级合伙人、美国最成功的出版商了。他微笑着走向办公桌，迅速伸出脚踏在第三个踏板上——他的椅子底下并排安装着四个踏板，分别标着 A、B、C、D 字母。在距离较远的一个房间里，一个标号为 C 的小铃轻声响了起来，把那个跑腿的男孩吓了一跳。C 铃响表示二十五分钟之内不得打扰他；B 铃响是十分钟之内；如果响的是 A 铃，那就是五分钟了。哈佛大学的教材、小册子、备忘录和校志全部由蒂克纳·菲尔兹公司出版，所以掌握着哈佛大学钱柜钥匙的曼宁博士，今天造访得到的是时间最长的接待。

曼宁取下帽子，伸手抚摸秃顶。“身为哈佛校务委员会的财务主管，”他说，“菲尔兹先生，我必须就一个潜在的问题跟您谈谈，这个问题近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您知道，一家能够吸引哈佛大学的出版公司所能引以为豪的，纯然是它无可指摘的名声。”

“曼宁博士，我敢说没有哪一家出版公司的名声像我们这样毫无瑕疵。”

曼宁屈起手指撮成尖塔形状，嘴里发出一个长长的刺耳的声音，菲尔兹分辨不出他究竟是在叹息还是在咳嗽。“我们听说您计划出版一部由朗费罗先生翻译的文学作品，菲尔兹先生。当然，我们珍惜朗费罗先生多年来对哈佛的贡献，他本人的诗作也确实是一流的。但是对于这个出版计划以及这部作品的主题，我们听到一些传闻，我们担心……”

菲尔兹冷冷地盯着曼宁，曼宁的手指尖塔松开了。出版商用脚后跟按了按第四个最急迫的表示有客来访的踏板。“尊敬的曼宁博士，我的诗人们的作品具有怎样的社会价值，您并非不知道。朗费罗。洛威尔。霍姆斯。”这三个掷地有声的名字顿时增强了他说话的分量。

“菲尔兹先生，我们正是以社会的名义进行商论的。既然这些作者完全依赖于您的荫蔽，就以适当的方式给他们一点忠告。当然，请不要提及